



女师的忏悔

A Confissão

身为女性，每天醒来都是一场战争

da Leoa Mia Couto

“我，犯了两重罪：
一是生于此地，二是生而为人。
一个无法生育的女人还不如一件东西。
她不存在。”

「莫桑比克」米亚·科托——著
马琳——译

当今非洲葡萄牙语文学 响亮的声音
狂揽多项文学大奖 直指诺贝尔

中信出版集团

女狮的忏悔

「莫桑比克」米亚·科托
——
马琳
——
译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狮的忏悔 / (莫桑) 米亚 · 科托著 ; 马琳译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8.5
ISBN 978-7-5086-8671-4

I. ① 母… II. ① 米… ② 马… III. ① 长篇小说 - 莫桑比克 - 现代 IV. ① I47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6903 号

A Confissão da Leoa

By Mia Couto

Copyright© Mia Couto, 2012.

By arrangement with Literarische Agentur Mertin Inh. Nicole Witt e. K,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售。



“企鹅”及其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未经许可，不得擅用。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母狮的忏悔

著 者 : (莫桑比克) 米亚 · 科托

翻 译 : 马 琳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6.75 字 数 : 120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8671-4

定 价 : 49.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中文版序言

故事发生在2008年的莫桑比克北部，一个叫帕尔玛的沿海村镇。那里遥远荒僻，尚未通电，位于草原的腹地。作为生物学家，我刚刚完成一天的考察工作，在帐篷里休息。这时有个村民过来叫我，他说：“来吧，来看看，有个人死了。”我跟着这位老人迈入茫茫夜色，来到灌木林深处。“他是怎么死的？”我问道。他说：“被狮子弄死的。那头狮子还在附近呢，它会回来把剩下的这部分尸体叼走的。”我吓得赶忙跑回了住处，对于他想向我展示的画面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拉上帐篷的拉链后，我很清楚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防护。离我不远处躺着一具被狮子撕碎的尸体，还有一头野兽杀气腾腾地游荡于四周，令我惶惶不安。当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小手电筒，开始在笔记本上写作，直至破晓，一刻未歇，只因为想竭力驱逐内心的恐惧感。后来我才明白，其实帐篷不是我的庇护所，小说才是。创作故事的过程就像是为自己建造遮风挡雨的房屋，那时我已经开始了这本《母

狮的忏悔》的小说创作，只不过自己后知后觉而已。

十年后的今天，这个故事得以呈现为中文，与广大中国读者见面，于我而言真是荣幸之至。

写在开头的解释

2008年，我所在的公司派遣十五名年轻人作为环境专员到莫桑比克北部的德尔加杜角省，参与地质勘探。同一时期，该地区开始发生狮子袭击人的事件。几周内，遇袭死亡人数已达十人。过了大概四个月，这一数字增加到二十人。

我那些年轻的同事在野外作业，住在帐篷里，经常穿梭于村落间，很容易成为狮子的目标，急需猎人来保护。当然，同样需要保护的还有当地的居民。于是，我们建议所在的石油公司出面解决这个问题：让那些吃人的狮子付出代价。公司雇佣了两名经验丰富的猎人，把他们派到马普托的帕尔玛镇，即狮子袭击人的多发地。两位猎人在镇上又雇佣了几名当地的猎人，准备合作完成此项任务。至此，受害人数已达二十六人。

猎人们每天都会接到求助信息，在沮丧与恐惧中度过了两个月才成功杀死了那些凶残的狮子。然而，问题并不止这些。他们发现真正的罪魁祸首来自不可探知的世界，枪和子弹在那

里完全派不上用场。猎人们逐渐意识到，种种神秘现象其实源自当地的各种社会冲突，那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

我多次到当地探访，近距离体验了当时的种种情况。这些经历促使我写下这个故事，灵感来源于真人真事。

目录

001 中文版序言

001 写在开头的解释

马里阿玛的记述 1

001 一个消息 猎人日记 1

015 一则告示

马里阿玛的记述 2

026 河流回归 猎人日记 2

042 旅程

马里阿玛的记述 3

057 模糊的记忆 猎人日记 3

070 未完的长信

马里阿玛的记述 4

089 干涸之路 猎人日记 4

105 仪式与埋伏

- 马里阿玛的记述 5
- 120 蜜色眼眸
猎人日记 5
- 127 死土狼的活骨
马里阿玛的记述 6
- 139 无海之河
猎人日记 6
- 148 重逢
马里阿玛的记述 7
- 161 埋伏
猎人日记 7
- 172 神圣的魔鬼
马里阿玛的记述 8
- 178 野兽的血，女人的泪
猎人日记 8
- 186 献给生者的花
- 192 母狮的罪与罚，国族的痛
与殇——评《母狮的忏悔》
(代译后记)
-

马里阿玛的记述 1

一个消息

被人吃掉的狮子是幸运的，它转化为人；被狮子吃掉的人是不幸的，而狮子依旧可以转化为人。

——《多马福音》

上帝曾是女人。那时上帝还未远离其创造，也未被称为农古。如今，这位宇宙之主与世间所有的母亲相似。我们曾与海洋、大地和天空讲着同样的语言。我阿公常说，那个时代早已逝去，但在我们身上，还保留着对遥远时空的回忆。得以存活下来的虚幻过往或至实真理，在我们库鲁马尼村里世代相传。比如说，这里每个人都知道天空并没有尽头，是女人一直在织造这方无穷尽的轻纱，数千年前就已开始。每当她们的肚子鼓起来，天空便增加一隅。相反地，若是一个孩子殁了，与之对应的一方苍穹便不再有生气。

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母亲阿妮法·阿苏拉在她大女儿下葬时，从未停止凝视天上的云。阿姐西林西娅是最新一位葬身狮口的人，狮群从几周前就开始搅扰村民。阿姐的尸骨并不完整，只能埋下找回来的部分，摆成朝左侧躺的姿势，头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脚指着南方。仪式过程中，母亲仿佛跳起舞来：她多次从亲手做的陶壶里取水，泼洒在地上，然后双脚踩过润湿的地方，就像在播种。

葬礼结束后，在回来的路上，可怜的母亲眼中映着太多的天空。墓地离家不远，就在村子附近。阿妮法快步蹚过里德娅河，以河水净化身心，我走在后面清除我们留下的脚印。

“抖一抖脚吧，尘土喜欢到处跑。”

如今，神圣的墓地里又多了一座十字形墓碑，标志着我们不同于穆斯林和异教徒。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在坟上立碑并非出于对死者的尊敬，而是因为恐惧，怕他们会再回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惧竟变得大于思念。

按照传统，我们回家时走了不同于出殡时的路，但这并没能阻止一个画面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西林西娅的尸体裹着白布，在众人肩膀上摇晃，如同残破的翅膀。

到家门口，母亲盯着房子看：它那么生动，那么古老，又那么永恒，好像是在责怪她。我家的房子是用水泥砌的，屋顶铺着锌板，不同于别人家的茅屋。里面有卧室、客厅和厨房。

地板上铺着地毯，窗边挂着满是灰尘的布帘。我的家人也不同于库鲁马尼的其他居民，母亲阿妮法·阿苏拉尤为特别，她和她父母一样，接受过同化教育¹。在回家途中，我意识到母亲有多美丽，即便是按照丧事传统剃了头发，她的容颜依旧战胜了悲伤。母亲盯着我看了很久，像是在掂量小女儿之于她有多珍贵。我以为那蕴藏在她双眼中的是母性温柔，实则不然，另一种情绪支配着她说出这样一句话：

“你永远都不会经历为人母的悲哀。”

“别说了，阿妈，我刚失去了阿姐。”我回答。

“你永远都不会失去女儿，这是上帝的意愿。”

母亲转过身，她已经脱了鞋，跨过门槛，进屋躺到床上。一个人是能够看着自己的女儿下葬的，她就做到了，但这个人将永远无法从这种离别中恢复，没有什么比死去的孩子更让母亲牵肠挂肚。

与此同时，父亲让站在外面哭泣的女人们离开，转身进屋。他抱着母亲问道：

“你怎么把头发剃了？咱们不是基督徒吗？”

阿妮法缩了缩肩膀。那一刻，她什么都不是。屋外的哭声

1 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葡萄牙在非洲进行殖民活动，在当地推行同化教育。能够达到一定“文明”程度的非洲人，可获得与葡萄牙人同样的公民权。接受同化教育的当地人也被称为同化者（assimilado）。（若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注）

停止后，她不知该如何面对那巨大的空寂。

“现在怎么办，团古？”

如同库鲁马尼的所有女人，她称丈夫为“团古”。男人名叫热尼托·赛拉分·贝伯。出于尊敬，她从未直呼其名。家里人虽然受过同化教育，但骨子里仍旧太过“库鲁马尼”。毕竟现在由过去铸成。丈夫安坐在妻子身边，温柔地讲话，妻子对此很不习惯。男人说的每个字都变成了一朵云，修补着天空。

“现在怎么办？呃，现在……现在，我们得活下去，女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活了，团古。”

“没人知道，但孩子肯定想让咱们活下去。”

“别跟我说她想什么，你从来都不听她讲话。”

“别这么说！现在不说这个，女人。”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问女儿身上没能找回来的部分该怎么办？”

“我不想说这个，睡觉吧。”

阿妮法稍稍坐起身，把头放在膝盖上。她的双眼布满血丝，看上去就像溺水的人。

“但咱们的西林西娅……”

“闭嘴，女人！你忘了咱们不能再叫她的名字？”

“我想知道，都埋了什么？”

“我说了让你闭嘴，女人。”

父亲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他正在和内心的魔鬼搏斗。装着大女儿尸骨的袋子仍旧在他脑海中滴血。昨夜的记忆涌上心头：他被惊恐的尖叫声吵醒，快步穿过院子，心中已料想到悲剧的发生。早些时候，他曾听见狮子围着房子转的声音。突然，咆哮、叫喊和叹息都消散在虚无之中，世界撕裂成碎片，他整个人都空了。想要忘掉那样的经历，除非从未在这世间生存过。

“埋了她的心吗？”阿妮法继续问。

“你怎么还问？我不是让你闭嘴了吗？”

“埋了心吗？你知道它们会把心……”

父亲深吸一口气，盯着挂在墙上的旧衣服。他感觉自己和走形的旧袍子别无两样，都没了魂。他找回了声音，比之前稍显平静：

“女人，你得这样想：对于孩子来说，并不存在坟墓。”

“我不想听，我要走。”

“走？”

“我要去外面找孩子没能下葬的……”

“别去。你不能离开。”

“没人能拦我。”

她会离开的，会的，她要走到已经没有路的地方。即便双脚流血、双眼被太阳灼伤，她也会把西林西娅的残骸带回来，那是她心头永远的小女孩。丈夫阻止她，并威胁道：

“我会用绳子把你捆起来，就像捆牲口一样。”

“你当然可以捆我。一直以来我就是头牲口，你一直和一头牲口睡在床上……”

争执就此结束。阿妮法用手臂抱着腿，不再说话，像是要屈服于困意。

“你要睡地板吗？”热尼托问。

女人躺在地上，舒展开身体。她想要倾听世界内部的声音。库鲁马尼的女人们知道很多秘密。她们知道孩子在娘胎里会转换位置。在大地深处有个声音，指引孩子慢慢自转。死人也如此，他们在同样的夜晚听从这一声音的指示，在地球的腹中翻转。于是便有银色尘埃围绕着一座座墓碑发出亮光。睡觉时把耳朵贴在地上，便能听到死人们翻转身体的声音。阿妮法因此拒绝了床铺和枕头。热尼托并不知道这些。阿妮法躺在地板上，聆听大地的声音，不久她将会感受到大女儿，也许还能听到早前死去的乌米妮娅和伊瓜丽塔这对双胞胎，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消息。

男人没睡，他知道夜晚将会很漫长。女儿那支离破碎的身体在他脑海中久久挥散不去，赶走了睡意。狮子的吼声在他脑中回响，震碎了倦意。他站在门厅，长久地凝视着黑暗，也许夜晚的寂静能为他带来一丝安宁。然而安宁是颗外翻的蛋，壳归了别人，破碎的却是我们自己。

一个问题困扰着他：悲剧是怎么发生的？女儿半夜独自外出出了？如果是这样，她明知道危险还决定出去？又或者正相反，是狮子像强盗一样闯进了院子里？

突然，整个世界碎裂开来：细微的脚步声划破树丛里的宁谧。热尼托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这是常见现象：狮子回来吃头一天的剩食了。

男人像被附身一样倏地大叫起来，边叫边绕着圈跑：

“我知道你们就在那儿，魔鬼之子！快现身，快从树林里出来，你们这群万图米瓦瓦奴！”

我透过窗子看到他进入癫狂的幻想状态，叫嚣着对抗“狮人”，即所谓的万图米瓦瓦奴。热尼托猛地跪下，像是伤了膝盖。然后，他慢慢抬起头，看到黑色的蝙蝠翅膀正将他包围。没有一点动静，树叶和翅膀都不曾沙沙作响。热尼托·贝伯是个追迹人¹，知晓如何解读热带草原上种种不易察觉的迹象。他多次对我说：只有人知道什么是安静。对于动物来说，世界从未安静过。即便是草木生长、花瓣凋零的过程也会发出巨大的噪音。在野外丛林中，动物靠听觉活着。那一刻，父亲嫉妒起动物来，因为它们可以回到蔽身之处，远离人类，不带任何悔恨地入睡。

1 打猎时专门负责寻找动物行动踪迹的人。

“我知道你们就在那儿！”

喊声中已无恨意，只是听起来有些沙哑。父亲边重复着咒骂边跑回房里。母亲依旧蜷着身子躺在地上。在丈夫为她盖上被子时，阿妮法·阿苏拉猛地抱住对方的身体喊道：

“咱们做爱吧！”

“现在？”

“对，现在！”

“阿妮法，你太激动了，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丈夫，你拒绝我？不想现在就和我做？”

“我们不能做，你知道的，现在是丧期，会污了村子。”

“我就是想污了村子，污了整个世界。”

“阿妮法，听着，时间会往前走，咱们会忘掉一切。人甚至连活着这件事都能忘。”

“我已经很久没活过了。现在，我不要再做人了。”

热尼托看着面前的女人，认不出她是谁。妻子从不曾说出这样的话。其实，她平日几乎不说话，总是隐忍地待在暗处。自从双胞胎死后，她就不再开口，以至于丈夫时不时要问上一句：

“阿妮法·阿苏拉，你还活着吗？”

并不是她话少，而是生活变成了一种她不会讲的外语。热尼托以为妻子要恢复到之前沉默不语的状态，却没注意到她正在脱衣服。赤裸的女人从后面抱住男人。热尼托·贝伯放任自